

幾番歷險舊萍蹤

喻耀離

洪公祠特訓班受訓

民國二十一年春，我肄業於康兆民先生主辦的特別政治訓練班，在受訓期間，很神秘的加入了復興社。未幾，又奉祕密通知，到南京鷄鵝巷五十三號談話，此係第一次與我們的領導者戴先生見面。在談話過程中，我的家世、出身、學術思想、觀察力、判斷力，問答頗為詳盡。我對戴先生雖係初次見面，而印象却已很深刻。三月二十一日突奉班主任康先生祕密通知，要我攜帶簡單行李，於某日前到南京三道高井洪公祠中國日報聽候命令。我滿以為是優先分派工作，非常高興。

遵時到達中國日報社，看到來此候命的，都是本班同學，共有三十人。我當時頗以為異，以為三十個人一起分發工作，為甚麼不同時發佈命令，而要個別通知呢？而且究竟去那裏工作？又彼此不便動問，只得面面相覷而笑，含有無上的神祕性。晚飯後，李士珍先生拿着名冊點名，一一詢問一過，李先生開始說話，他說：「你們都是很優秀的，是特別挑選出來的，是到這裏來受一種特殊而又嚴格的訓練，將來要擔當國家的重大任務。」又說：「自現在起，不准外出，任何事情亦不准請假，也不許與任何人通訊，家庭亦不例外。」

我聆訓之後，實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但既來之，則安之。從此，便學習到各樣特種技能：情報、偵察學、寫生、攝影、駕車、開船、射擊、擒拿、魔術、看相、拆字等等。

四月一日，補行開學典禮，我們的領袖蔣委員長親臨主持，典禮非常嚴肅，每人均須宣誓，宣誓後，即將誓詞焚化，此為別開生面之儀注。領袖即席訓話：「特務人員，是個無名英雄，為國家民族的靈魂，作領袖的耳目。特務工作是一種非常的工作，要有堅忍不拔的精神，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方可達成所負之任務。」又說：「特務工作是一種終身職業，不得中途變更。」

我們的領導者戴先生每週蒞班精神講話一二次。班裏日常事務，由李士珍先生以隊長身份處理。本班對外，名為外國語言訓練班，實即特務人員訓練班，共辦了三期，我是第一期。

贛南組長化裝挑夫

六個月訓練期滿後，於九月間結訓，各個人所分發之地區，彼此都不知，且不准連絡。我奉派赴河南開封工作，因劉峙主豫，贛籍軍公教人員多，利用鄉親關係，容易發展工作。初出茅廬的我，一切都是幼稚，又因受過嚴格訓練，不敢絲毫隨便，深恐暴露身份，為敵人栽贓，或為團體制裁。戰戰兢兢，如臨淵履薄，日夜思慮，如何發展工作？如何掩護身份？既不敢任意探訪戚友，又不能不找工作路線，終日在矛盾中打轉。只有謹慎從事，借故與豫省軍公教人員及社會人士接觸，蒐集情報。在此種矛盾情況之下，實

有難以言說的味道，只好有聞必錄，加以研判，每日一報。兩個月後，戴先生認爲我的成績還不錯，於十一月間，調我回京，當面獎勵一番，原爲薪俸八十元，活動費六十元，現各增加二十元，改派爲江西站贛南組組長，指定駐贛縣。奉命後，卽日起程，由南京赴南昌。

久與家庭隔絕的我，一旦見到父母妻子，有如隔世之感。當時江西站係柯建安先生負責，我與柯站長連絡後，卽起程赴贛縣。行抵泰和時，聞遂川爲共匪所陷。但遂川爲赴贛縣必經之孔道，否則，需繞道上海，循海道至廣州，轉韶關可抵贛縣。詳加考慮，時間與經濟俱不能航海而行。嗣聞肩挑小販，經匪檢查後，尙能通行。於是，化裝挑夫，肩挑芋麻，將密電本妥善藏匿，冒險伴同其他挑夫而行，幾經檢查，幸獲安全通過，抵贛縣後，卽電南京報告。

是時贛南駐軍爲粵第一軍余漢謀部，乃粵軍之主力部隊。傳粵方陳濟棠有反叛中央之企圖，而余漢謀軍長不贊同，不過在陳濟棠威迫之下，不敢公開反對。余軍長對中央雖表示服從，但尙未獲得中央之保證，不免心理上還是有所顧慮。故對余軍長之言行與其軍事部署、部隊實力、各級幹部之情緒等，均有作詳細有系統調查之必要。爲便於深入該部計，僅憑新聞記者身份不够，乃與贛縣中學軍訓教官周君，以軍校同學關係，密切連繫。經常利用周教官家，邀請余軍長幹部（軍校同學）吃便飯、打小麻將、傾談心曲。這些軍校同學均深明大義，又重情感，故能彼此融洽，進而爲忘形之交，可以隨便出入其部隊，任意閒談，甚至在其辦公室內，任意翻閱其所有公文。

經三個月之努力，余軍長之真正態度與陳濟棠之微妙關係，及其軍事部署、部隊實力、幹部意向、後勤配備等情，俱爲我本人偵悉無遺。乃作有系統之報告，並加研判意見，認爲中央如能簡派大員向余軍長提出保證，則余部定能爲中央所用，可以分散陳之勢力。戴先生接閱此項報告後，認爲極有價值，覆電嘉勉，並令繼續偵察，隨時呈報。所以西南事變，中央得以迅速收平，以余漢謀歸誠之關係爲最大。

與保安處發生衝突

二十二年夏，江西剿匪軍事特別加強，領袖親自蒞贛，坐鎮督剿，南昌成立行營，臨川設行館。於是特務處的工作亦隨軍事之趨勢而加強，我亦奉命調升爲臨川辦事處主任兼江西站副站長，贛南則移交於謝鎮南兄。辦事處設書記一，曾澈充任，司書、辦事員、譯電員、交通各一，配電台兩部，一爲對南京及贛站通報，一部對前方部隊有關電台連絡。另設三情報組，分駐於黎川、南城、廣豐，並與剿匪部隊政治部我方有關人員密切連繫。所有情報，除報南京外，一份抄送行營第三科，一份報贛站備查。每日工作極度緊張，夜以繼日，曾先後在黎川、南城破獲匪諜組織各一，送請行營處理。

二十四年春，江西剿匪軍事由追剿改爲圍剿，實施碉堡政策，行營裁撤，設江西綏靖公署於南昌，以顧祝同先生爲主任，臨川辦事處亦奉命撤銷，我調升江西站站長兼綏署新聞郵電檢查所主任。周念行兄時爲綏署黨政科長，工作上互爲表裏。

過去之新聞郵電檢查，係由駐在地最高軍事機關或部隊執行，所查出之可疑郵電，亦由當地機關部隊處理，故效果不大，而無一定法規可循。自二十四年起，各地新聞郵電檢查工作，表面上仍屬駐在地之治安機關辦理，實際上的指揮監督與人員派遣、工作考核，則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承辦。從此乃有統一法規之依據，有統一指揮之系統，能為檢查技術之改進，開郵檢工作之新紀元。其因郵檢所獲得之資料，往往因甲地發現而牽涉到乙丙兩地，因而破案者，常有所聞。尤其江西為共匪根據地，其對外發號施令或連繫，更往復頻繁。所以，在我任內，由檢查所得資料而破獲者，有匪謀組織二處、販賣毒品與盜賣軍火案數宗，都送請綏署處理。

二十四年冬，因檢查新聞，與贛省保安處發生衝突。此項新聞，係一徵兵消息，由當地國民通訊社送檢，遵照上級指示，在試行徵兵時期，其消息不得洩露，本所遵即扣留，在新聞稿上蓋扣留章。不料民國日報得稿後，漏夜請准保安處參謀長熊濱發佈。翌日，我們見到扣發之新聞稿抗不遵檢，竟公然發刊，不但有損本所權責，且違反中央法令，乃一面急電戴先生請示，一面就近請示綏靖主任顧墨三（祝同）先生，奉命依法辦理。於是，本所依法處罰民國日報停刊三天，並扣留其當日出版之報紙。因此，熊濱鼓動民國日報聯合所有贛省報紙通訊社通電反對，並唆使省黨部橫加干涉。本所因有法規可循，又有綏署執行命令，自然理直氣壯，遂使民國日報社暨國民通訊社社長均被撤職。我亦因環境惡劣，請求另調工作，奉准調武漢郵電檢查所所長。

西安警察二分局長

二十四年十一月我接任武漢警備司令部郵電檢查所所長，觀察本所工作非常鬆懈，人員配備亦不適當，間有查出可疑郵電，不報本所，而私自密報其上級機關者。武漢三鎮每日進出口與轉口之郵件，數十倍於南昌，倘不能統一指揮與管理，何以期其有成績表現。於是，擬具整理辦法，從新調派，報請戴先生核准後，以所長名義報行。不意高副所長（不屬戴先生機構）竟公開反對，高之關係人員亦抗不赴調。因此發生衝突，裂痕日深，卒至動武，幾於無法執行任務，乃將高之種種惡劣行為與證據，報請上級處理。奉命高受撤職處分，我調京候命。

二十五年六月抵京，蒙戴先生當面勉勵，共進晚餐。翌日發表我為廬山特務隊副隊長，隨高隊長率領二十多人赴牯嶺。其任務為拱衛領袖安全，職責頗為重要，因係配合廬山警察所及侍從室偵察組協同進行，爬山越嶺，偵察行人，調查戶口，管制上山各路交通，夜以繼日。特務隊工作結束後，奉命赴西安接充省會警察局第二分局長，於十月間到職。未滿兩月，遭遇轟動世界之西安事變。二分局位於南苑門剿匪總部附近，首當其衝。凡在西安城內與中央有關之機關部隊，一律被叛軍圍捕，我亦不能例外。

事變原因，雖有預謀，但時間表上却無預定，而十二月十二日突然變亂，係因先一日為魯迅逝世週年紀念之故。是日，東北大學發動各校學生在校場舉行紀念大會，省當局以其先未得許可，不准集會，飭警

局取締，局長馬志超先生派我去執行上項命令，並面諭對學生要好言勸導，在任何狀況下，不得採取武力行動。我於是率領二分局官警先赴校場，佔領校場台，阻止學生掛魯迅像片開會。經過舌敝唇焦，說好說歹的苦勸後，他們未能舉行儀式，並無法發表煽動性之演說。但當場推出代表十餘人，率隊（約三千餘人）分赴省府、綏署及剿匪總部請願。要求：停止內戰、釋放政治犯、出兵東北、收復失土等。均未得到圓滿答覆。其中激烈份子主張赴臨潼向蔣委員長請願，此一提議沒有一個敢反對，不過事實上多數不願去，尤其女生。因他們自上午八點起，拖延到下午三點多鐘，都已飢腸轆轆，勞頓不堪，故開始向臨潼進行時，逐漸開溜者，大有人在，出城門後，溜走半數以上。張學良聞訊起來，在途中攔阻學生，表示所有彼等要求，當親自面呈委員長，並妄稱代為要求委員長，接受彼等主張，達到他們的希望，又說：「我決不會欺騙你們，如欺騙了你們，我張學良不是人養的。」

請願學生聆聽張之訓話，即回返西安解散。張學良赴臨潼向委座報告，不得首肯，反受責備。滿懷憤懣，回城後，復受共匪同路人之蠱惑，即與楊虎城密商犯上作亂之逆謀，以武力圍攻臨潼行轅，劫持統帥，造成空前未有之變局，中外震驚，全民惶恐，幾至不可收拾。

十二月十二日，為內政部長蔣作賓檢閱西安警察及義勇隊之日期，業已預行演習兩天，我任檢閱指揮官，因此這一天特別起得早，預定三時起牀，四時用膳，五時集合，并派警員分赴各家叫喊義勇隊員依時集合。四時許，派出警員回報：「街上戒嚴，不准行人通過。」

西安軍變被綁廊柱

我聽後，頓有莫明其妙之感。因二分局並未奉到戒嚴命令，就是戒嚴，警察局是執行戒嚴命令之機關，何以不准警察人員行動？當即以電話請示總局，答稱不知情，要我派巡官查明再報告。旋聞槍聲四起，巡官回報：「不准通過，但眼見中國、中央、交通、農民四銀行均被軍隊包圍。」

一面令全局官警武裝集合，一面電告總局，說話間電話中斷，本局亦於是時被叛軍包圍，開槍示威。大門爲叛軍所對鎖，大聲喊叫：「不要動！繳槍！」當時雖事出突然，但職責所在，未奉命令，何能任意將槍械放棄，致虧職守。於是不顧一切，即下令開槍還擊，一場激戰，本局死二傷三，叛軍亦傷亡數人。本局官警均陝籍，武器亦不足以抵抗正規部隊之叛軍。當叛軍用機槍掃射時，彼等紛紛棄槍越牆而逃，環顧左右，除死傷外，僅餘會計一人、警士三人。叛軍隨即衝入，將我和會計捉住，捆綁在廊柱上。我喝問：「何事？」

他們說：「奉命而來，到總部後便知。」迨至天明，街上分散號外，始悉領袖蒙難，不勝惶駭。叛兵如虎如狼，先逼我金錢，繼搶我行李，再劫我手錶、鋼筆，然後剝我衣服，將局內公私物品洗劫一空。延至十時許，叛軍軍官陪同李某來接任局長職務，軍官去後，叛軍亦由一連減爲一班駐守。李某見局內弄得一塌糊塗，表示不直張學良、揚虎城之所爲，並稱原是當教員的，被迫而來當局長，表示心情非常沉重，

將我解開捆綁，並善言安慰。我要求他先將傷亡警士處理，再談其他。李某即飭叛軍排長處理，並清掃本局內部。

我的勤工劉明山，安徽人，爲人忠實，始終沒有離開我一步。見我被綁，眼淚直流。叛軍翻箱倒篋時，我放置衣箱內與南京通訊之密電本掉在地下，他們祇顧搶財物，不知是密件，自不重視。我當時以眼光表示，叫劉明山檢起藏好。所以事變時，西安與南京通訊之密電本，有此一本。十二時後，本局官警被叛軍找回一部份，內有外事警察趙和生，曾受過我特別訓練，爲人忠誠，乃於深夜，乘叛軍不注意時，將我導出，逃往他家藏匿。我即派他探聽領袖安全情形，得悉在綏靖公署，張揚去見，被嚴斥一番。我即擬好電稿，交四分局長張業之岳父轉交其子（時任軍政部派駐西安電台台長），相機拍發。共發電報三通。迨領袖脫險，我知馬志超先生尚在潼關，即自西安前往，向其報告一切經過情形，並請示行止，奉諭回京候命。

招商局護航總隊長

到京之日，即趨謁戴先生，面報種切，承蒙嘉勉，並發特別費購置衣服行李。不到一週，即奉命赴滬接替「國營招商局護航總隊長兼軍統局上海水陸交通總站站長」。二十六年一月間到職，點閱官兵，不滿百人，其餘都在船上服務，須按期回隊報到。嗣經多方調查，詳細考察，發現原有官兵皆腐化不堪，沒有服務精神，非徹底整頓不足以達成護航任務。但深知向招商局呈請整頓，必難徵得同意，因所有官警均與招

商局各單位人員有關，於是，擬具整頓計劃呈報戴先生，透過交通部，以命令行之。所以進行甚爲順利，甄別原有警士，招收新人，成立訓練班。又呈請指派杭州警校乙訓班學生五十人來此擔任警長，協助整訓。爲充實實力。又報准添購快慢機手槍五百枝（原爲步槍），充實裝備，並計劃接收行駛長江輪船上憲兵任務。

因爲整頓工作確著成效，於四月間奉總經理蔡增基命令，兼管招商局所屬上海各棧碼頭警衛事宜。這一兼管，引起許多麻煩。因招商局在滬租界者，有南棧、北棧、中棧；在浦東者，有華棧、新棧。視業務繁簡，設巡丁若干人，由各棧主任指揮管理之，各棧主任皆幫會中有勢力之人物，根深蒂固，所有棧埠員丁都是其徒子徒孫，互相勾結，其腐敗與爲非作歹之程度，超過航警，非徹底淘汰，不足以言整頓。經深思熟慮後，乃下定決心，不顧一切，毅然擬具調整編制計劃，經呈准實施。每一碼頭添設巡官一員，負指揮管理巡丁之責，用考試方式，汰弱留強，加強稽查工作。不數月，碼頭秩序井然，宵小扒手不敢到碼頭作案。但接管南棧（金利源碼頭）時，因地屬法租界，該棧主任李某，竟藉租界掩護，胆敢抗不移交。我事先接獲情報，李某準備於接收時，糾集流氓多人毆打接收人員，於是不能不作充份準備。乃一面報告蔡總經理函請法捕房派警衛軍協助，一面商請上海站周偉龍及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王兆槐各派便衣人員協助。屆時我親自率領員警多人，前往南棧接收。果然李某反抗蔡總經理命令，抗不移交，見我有準備，不敢採取行動，聲言決不移交與我，願交與法捕房。我爲避免流血，電話蔡總經理請示，蔡即電話法捕房洽商，暫由法捕房接管，三日後再移交與我。接管碼頭警衛事宜至此告成。

一般流氓喪失根據地，爲報復計，組織暗殺團，欲殺我而甘心，又買通各小報，對護航總隊及我個人盡情攻擊，信口漫罵。對碼頭業務，則暗中阻撓，鼓動碼頭工人向我罷工。斯時不但我個人時時刻刻在危險中過生活，即所負任務亦處處受到阻礙，難以推行。但我抱着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又得戴先生與蔡總經理之支持，一往無前，快幹硬幹實幹到底，公道日益昭彰，輿論漸次轉變，碼頭工人由反對而擁護，欲置我於死地者，亦漸鬆懈。不到兩月，整頓工作得以順利推展。

淞滬抗戰特別任務

蘆溝橋七七事變，上海地區日趨緊張，日本海軍竟藉上海租界之掩護，長驅直入，向我進攻，卒於八月十三日發動淞滬戰爭。吳淞口被敵封鎖，我海上與長江下游交通斷絕，招商局船隻已開離上海，護航隊業務停頓，無事可做。官警除隨船服務者，在滬僅有四百餘人，招商局擬暫時查遣，俟戰事結束再行召集。適戴先生在滬，我即將此情形面報，並要求編入別動隊。

戴先生深知護航總隊份子優秀，可以獨當一面，稍經考慮，即付我以艱鉅任務：

一、立即成立浦東小組，搜集浦東敵軍資料，呈報上海辦事處。

二、浦東倉庫存有手槍、迫擊砲、飛機材料、步機槍等武器，會同王兆槐、許建業二人，設法秘密搶運過滬。

三、組織敢死隊，分赴日本佔領區虹口、北四川路等處，偷襲敵人。

四、浦東倉庫物資及汽油庫，設法處理，以免資敵。

是時敵艦六艘停泊黃浦江中，不時向浦東開砲，敵機不斷向浦東及南市轟炸。我奉令後，於八月十六日偕王、許二兄冒險赴浦東偵察倉庫位置，此後我即發動碼頭工人五百名，向招商局請撥拖駁三艘，又持戴先生函，請浦東砲兵團派兵掩護，於十八日夜間開始行動，由本總隊官警分組領隊，我親自浦東督導，一連偷運三夜，幸未被敵發覺。雖在敵機濫炸下，輕傷四人，餘均安全。所搶運物資均屬軍用品，其餘如米、麥、豆、棉等則散發於居民。所剩汽油煤油均予焚燬，所有三井、三菱、太古、怡和、美孚各倉庫，均與招商局倉庫同歸火海。

敢死隊則以五個人為一組，共成六個組，每人快慢機手槍一支，手榴彈六枚，越牆穿屋，分別潛往敵後及兩側，出其不意，予以襲擊，使敵人防不勝防，頗奏奇效，敵軍傷亡在百人以上。敢死隊則於發射手槍或投擲手榴彈後，即轉移陣地，急速躲藏。因躲藏不及，被敵射擊，或攀登危牆失足墜地，陣亡三人，負傷五人，失蹤一人。

到九月，敵大軍開滬，濱海地區全為敵所佔領，我軍退守南翔、牛行、大場之線，本隊自難在滬立足，隨軍撤至南翔。戴先生親自帶我去見當時駐南翔以西八十二號橋京滬警備總司令張治中，配屬該部工作，改編為京滬警備司令部巡察大隊，並通令各軍師知照。規定任務：(一)偵捕漢奸，(二)協助憲兵維持地方秩

序，(三)保護電話暢通、橋樑安全，(四)救護被敵機炸傷軍民，(五)防空監視，(六)調查各軍師軍風紀，(七)嚮導新來部隊進入陣地，(八)勸導民衆疏散。

工作地區爲上海至南京，但重心放在蘇州以下。除大隊部控制一個分隊外，其餘分成一百個小組，每組三人，每人攜帶手槍一支、手榴彈四枚、自行車一輛，各發五天給養，均以電話連絡。

配備情形：每一電話總機派駐一組，巡邏保護電話線路之暢通；每一重要公路鐵路橋樑派駐一組，保護行車安全；每一師部所在地駐一組，調查作戰實況，每一縣或鄉鎮和重要村落各駐一組，偵捕漢奸間諜；大隊部所控制之分隊，則擔任嚮導及救護與臨時指派之任務，並調查軍風紀。未幾，京滬警備總司令改由第九集團軍朱紹良總指揮擔任，朱去由香瀚屏接替，香去由張發奎接替。主管長官雖更調頻繁，本隊工作則不受影響。工作雖然困難，但成效極大，在此兩個月工作期間，捕獲漢奸嫌疑犯七十餘名，日諜二名，救護被炸或前方退下之傷病軍民三百餘人，各線電話極少中斷，尤其委員長對前方通話專線從未遭破壞。

後勤部警衛大隊長

張炎元先生時爲警備總司令部連絡參謀，撤退時亦同行。當時情況混亂，時間急迫，本隊工作地區，縱橫幾百里，一時自難集合，只有各自爲政，臨機獨斷。因情況變化太大太快，前一個鐘頭的命令，到後一個鐘頭，便無法執行。如總司令部撤退時之命令，係向安亭移動，及總部人員出發，安亭失守，却無所

悉。本隊船舶過松江時，幾爲敵軍所截獲，然其他單位之人員輜重被截者，不計其數。

敵機跟蹤追擊，轟炸掃射，被擊傷炸毀之大小船舶數以千計。我是死裏逃生，本隊傷五六人，撐船的亦受傷，幸士兵中有撐船熟手，起而代之。駛至中途，聞安亭已於晨間失守，改駛蘇州，但河流縱橫，幾

經彎轉辨認，始抵蘇州。

在蘇州遇見總部副官長，承告張總司令住兵站總監部，命本隊亦住該處。因總部官兵均已衝散，僅總司令與副官及衛士三人，本隊即受命擔任警衛及傳達任務。當晚交下緊急命令十八件，令即刻派兵送往。在此混亂中，十八件命令僅送達桂永清、胡宗南、王耀武三件。命令發出後，張總司令漏夜乘車赴南京，本隊亦向京轉進。

抵南京後，當夜晉謁張總司令，奉諭歸還建制，即回招商局。後奉戴先生電令，就近請示交通部俞部長飛鵬，適新成立後方勤務部，由俞兼任部長，當奉手諭，編爲後勤部警衛大隊，即日



「幾番歷險舊萍踪」的作者國大代表喻耀華近影。

開赴南昌，並奉命留一個分隊撥交南京衛戍總司令部，爲唐生智之衛士。但因情勢急變，龔部長沒有撥往，隨交通部最後撤退人員歸返建制。

我於十二月五日到達南昌，晉謁戴先生，報告沿途情況與本隊工作經過，承蒙獎勵，發特別費五百元。在南昌收容整訓十天，奉命赴長沙，再由長沙隨後動部經桂林至貴陽。貴陽駐守一年，移駐重慶。

二十九年冬，我奉調爲軍事委員會運輸統制局監察處吉安交通檢查所所長，惟新設機構，各方尙不十分明瞭，尤以軍車與高級機關之車輛船舶不服檢查，多有走私漏稅販運違禁物品等情事，經一番奮鬥後，更以全國各重要地區皆先後設置檢查機構，彼此密切連繫，甲地違檢之車船，迅速通知乙地所站，由其進行檢查，使其無法逃逸，更不敢用武力抗拒。倘有違禁物品，照章扣留處罰，於是逐漸就範，使作奸犯科者，不敢公然施爲。如初辦檢查時，駐吉安空軍特務旅、吉安師管區及江西省政府車輛，因攔車檢查，由毆打而開槍，檢查人員多人受傷，幸處理得快，未釀成命案，並得圓滿解決。以後所有車船通過檢查所，即自動停駛，請求檢查。

三十年十二月，奉命調升財政部江西緝私處副處長，三十二年楊遇春處長調任別動軍第三縱隊司令，我升任處長。時軍統局在贛單位計有保安司令部第四科、贛北站、郵電檢查所、水陸交通檢查所、公路交通組、二十軍調查室、吉安特訓班等機構，我兼任公秘單位總督察，必須分赴各地督察考核其工作成績，解決其困難問題。而贛北站設在永修敵後山區，調查室設在修水，交通不便，往返需時，每年祇能巡視兩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三八八

次。必要時，專赴某一單位督察，解決其問題。追隨戴先生工作十多年，所担任的工作雖時有變化，而精神一貫。並且因為戴先生信任幹部，肯為幹部負責，可以放手去做，得能有所表現。不幸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戴先生飛機失事殉職，同志們失去領導，無不哀悼悲痛，感念難忘。

